緊急臨時增刊（第三號）

每份零售銅枚二元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日出版

# 生活

編行者
生活週刊社
上海環龍路環龍別墅
電話 七一五三二

## 滬案與整個的國難問題

韜奮

國民政府以上海方面日軍依據租界進攻我軍防區，特派外交次長郭泰祺氏來滬負責辦理外交問題．據郭氏語新聞記者：『日本以上海事件爲地方問題，惟我則認上海問題爲中日關係上整個問題，決根據美英法意四國所提和平辦法五點進行．』日覆四國此種建議，對於第一項，所謂『立即開始無條件談判，以凱洛格非戰公約及十二月九日國聯決議案之精神，並以中立國視察員之襄助，解決一切懸案』，已嚴厲拒絕，其理由則謂：『所謂中日各懸案殆包括滿洲問題在內，日政府視滿洲問題與滬案全不相關：：』傳聞滬上最近各界領袖爲滬案問題開會，頗有人表示希望滬案能視爲局部問題迅速先作局部之解決。這種人眞是眼光如豆，只有私利．甘毀國家民族的全部生存於不顧，在日人聞之，必欣然引爲同志！所幸這種喪心病狂之徒尙居少數，故未有若何力量．但是滬案與整個的國難問題實有極密切的關係；要根本解決滬案，非與整個的中日問題連同解決不可；要根本的解決國難問題，亦非將滬案和整個的國難問題共同解決不可．我們必須對於此中關係的密切和性質的嚴重有徹底的了解，始能立定腳根，打定主義，不致再萌苟且敷衍的觀念，而陷國家民族於萬刧不復的深淵．

滬案之所由起，是由於日人藉口我國國民的抗日救國運動；而抗日救國運動之根源，決不是發生於上海一隅，乃是發生於日本以暴力侵佔我東北國土，這是人人所能明瞭的一般的事實．所以要根本解決滬案，非與整個的中日問題連同解決不可．

上海幸得忠勇奮發的十九路軍竭力抵抗強暴之侵略，復以地處中外觀瞻所集中的區域，我軍之義勇悲壯，震動中外，暴日之殘虐苛毒，亦無法掩飾，對峙旬日，敵不得逞，實我國國難中惟一抗敵得以堅持的機會與處所，即負有力謀國難全部問題獲得相當解決的責任．倘上海而亦苟安敷衍，馬虎作局部的草率解決，則國難全部問題更無相當解決的希望．所以要根本解決國難問題，依原則和事實兩方面說，都非將滬案和整個的國難問題共同解決不可．

各國調兵到滬，聲明以保護租界爲唯一宗旨，這在外國人方面固無足怪，但我國人却不應限其眼光於租界，而應以全國全民族的安危爲前提．

## 今後日本走那一條路？

賢公

日本軍閥所以要在上海闖出這樣的亂子，目的不外乎下列三點：（1）想利用海軍的武力，直接予我國抗日運動以致命的打擊；（2）想在租界以外的閘北及江灣一帶，樹立海軍的根據地，期成一日本的專管租界；（3）要在上海全境造成恐怖的局面，擾亂我國金融，殺害我國人民，使我國政府當局不能不因此屈服，俯首帖耳，以訂城下之盟．總之，日本的險惡的用心，是想用武力來征服我國，使我國舉國上下，從此不敢抵制仇貨，不敢倡言『經濟絕交』，可是這個迷夢，竟爲我忠勇衛國的十九路將士擊破了．日本海軍當局預言數小時內可以佔領閘北，而今經過了八天八夜的猛烈的作戰，還是沒有佔領著我國的土地．我國人民在物質上所受的犧牲，固然浩大，可是日本自身所受的損失，豈止於物質方面一端？彼號稱善於吸收西洋文明而能建立「近代國家」模型的日本帝國，顯然把她自己的國際人格，降低到十二萬分．她不但從此喪失了文明國家的榮譽和資格，且把九一八以來所有因鉅大的國際宣傳而收獲的效果，付之流水．須知日本在東

北的種種暴行，西洋人士的耳目早被日人一手掩蔽，而此次在上海一隅的屠殺行為，却赤裸裸地表顯在友邦人士之前，竭盡黃海之水，恐亦洗刷不了日軍的可恥的暴行。

日軍之進犯上海，在軍事上既未能得到絲毫勝利，在外交上又激起了全世界各國人民的憤怒，則為日本打算，與其拚命蠻幹，『吞下炸彈』（日本前外相幣原語）而不知覺悟，曷勿翻然變計，誠意接受英美法意四國最近所提出之調解條件，或可借此收場。然而日本政府今已明白拒絕第三國之調解，且已增派援軍，馳至上海，猛攻我軍。是日本軍閥之迷夢未醒，蓋已證實。於此益可相信日本不但不願接受第三國方面的勸告，依照國聯盟約，國際條約的精神，解決東北問題，且大有老羞成怒，非繼續對我作戰不可之勢。故從日本原定的外交策略（見最近兩期本刊所載日本的外交策略）以及最近的國際形勢，加以仔細觀察，可知今後日本對付我國的策略，依舊是武力與外交持，雙管齊下，依舊要用野蠻的侵略手段以維持其已失帝國之威信。現在不妨先從軍事方面，推測日本所走的途徑。第一，她必然繼續用兵上海。一面改變戰略，攻取我國領土，一面則利用便衣隊，擾亂租界治安，并挑撥中外人民之感情。報載日本大批陸軍不日到滬，準備作戰，可知此舉業已成為事實。故為抗日禦敵，自衛到底起見，祇有嚴厲督促政府當局與全國將士，以實力援助我忠勇衛國的十九路軍將士，才可堅守陣地，奮力殺敵，獲到最後的勝利。我們深信士氣方銳，軍實又充的十九路軍將士，必能拚命作戰，同時又深信全國軍民，必可全力援助，為國犧牲，故日軍之創敗而歸，不但是在一般民衆希望之中，且在多數人的預料之內。第二，如日軍志不得逞，佔領上海之目的終未達到，則狡如日本，必然另向他埠挑釁，或已暗中準備，有所襲擊，亦未可知。如青島天津海州等處，均為日軍攻擊之目標。如何激勵全國軍人，以及如何使北方軍隊，一樣的奮勇禦敵，寧死不屈，非由各地民衆竭力宣傳，與盡量援助不可。第三，如果日軍在上海作戰終於失敗，擾亂沿海各地之陰謀，亦未得逞，則在東北方面，必然增派陸軍，猛攻黑垣，繼續作戰無疑，然以馬占山將軍部下之衆志成城，誓死殺敵，與關外義勇軍之紛起抗日，力戰不屈，日本縱有大軍可調，恐亦未必能控制東北三省。總之，日本對我作戰，不外乎述三個方向。觀於日本外務省對於英美法再國所提出之調解條件第二條（即關於雙方不再有作戰之準備的一條）亦明白拒絕，可見其對我用兵之決心，始終沒有改變。近日日軍在上海的戰敗，更使日本軍閥大失面子，益有欲罷不能之趨勢，但就軍事方面觀察，我方固然實力不足，然全國人民，各地將士，均能團結一致，為國犧牲，作持久有效的抵抗，日本欲以武力壓迫我國屈服，還是不可能的事。這是不能不望全國同胞急起自衛，為民族求最後之勝利，為國家開一線生機。

至從外交方面看來，今後日本所走之途徑亦不外乎三點。第一，他拒絕英美法意德四國之調解到底，他不顧國聯對於滬案之如何處置，蠻幹不已，縱開罪於第三國，亦所不惜，如此則不但中日兩國之和平，無法恢復，即遠東大戰恐亦難免。笨拙的日本軍閥，甘心吞下炸彈，原可膽大妄為，掀起世界戰禍，但恐日本有識之士，倘未必抱有向全世界挑戰之決心。日本國力有限，經濟上一切準備，未必能滿足軍閥派之殘殺的慾望。此其一。日本與歐洲方面國家，祇可說有政治的諒解，此種諒解亦有局部的，有特殊對象的，未必有何種秘密的軍事協定。因此日本貿然與美國作戰，歐洲任何強國，暫守中立則有之，助日作戰決無此理。此其二。此次日本對我東北實行侵佔，已為世界所側目。滬變發生之後，曲直何在，各國尤極明瞭。英美法意之步調一致，對於日本之外交策略，事實上已成一重大打擊。他如國際依據十五條以討論滬案之責任問題，以及英美各國報紙抨擊日本，盛唱經濟封鎖之說，雖其實際倘不能謂確然有助於中國，但各國決不願意助日作戰，則此點十分明顯。此其三。有此三端，可見日本軍閥一縱欲步武戰前德意志之後，膽大妄為，思圖一逞，其如國際形勢之不利於彼何？其次，此路既然走不通　則推測日本之意，必然運用妙計，先用分化手段，竭力破壞英美對於遠東之協調。但如我國能抵抗，有效，堅持不屈，同時復能運用外交的智慧，握住現有之外交形勢，應付得當，則日之狡計未必能售，亦在意料之中。此點關係我國前途甚大，願我舉國上下認清。又次，日如離間英美無效，他必然趁着滬案交涉時設法予英美以相當的滿足，然後竭其全力，繼續對我壓迫。故就此點而論，如何應付滬案的交涉，實與東北問題，息息相關，利害之切，影響之大，尤不可加以忽視。依我們之觀察，無論日本在軍事上和外交上究向那一條路走去，上海戰事最後之成敗得失，實在是一個最大的關鍵。言及此，惟有竭忱盼望全國人民及將士，一致起來，援助十九路臨陣作戰的將士，務使淞滬之領土不失一寸於敵之手，則我國前途，始有起死回生之一天。